

可退可不退之休

六十五歲退休，有什麼問題？現代人普遍長壽，活躍慣的男男女女，除了一般芝麻綠豆小毛病，身體一般不賴，至少能保住頭腦清醒，工作能力不受影響。你看焚光幕上七老八十的藝員演戲還可以打情罵俏，就知道香港的老人家有多少正能量。六十大壽過後，還是龍精虎猛，幹勁絕對不輸中壯年；有財有勢，自己管理年輕時紮穩的家族生意，六十五歲後的CEO更不用說，邁向九十也不算神話。

白領受薪階級，退休年限延伸五年，小事矣，自食其力的藍領更不用說，六十五歲前的三行工人、小巴司機，你稍為留意一下，就知道為數不少，這些叔伯除了身體精壯，還比年輕人工作和人生經驗豐富得多。在白領階層裡，唯有顧慮的，就是年輕一輩的受薪者會因為退休年齡延長了，只看眼前，不作長線打算，沒想到自己未來花甲過後五年的利益，而對目前自己入職升職機會有所影響而不滿。

應該六十歲退休還是六十五歲退休，只是我們城市的法定爭議，在有些國家，則完全不是問題，就以多倫多為例，只要職員還有工作能力，可以交出成績，除非他自己提出退休，否則他工作的機構，就沒有理由要他退休，否則就涉及年齡歧視，會告上工會，工會就會出面保障僱員，香港平機會可覺得「年齡歧視」比問人從哪裡來更嚴重；有沒有想過立法？還有，多倫多不止容許六十五歲以上長者繼續工作，而且還可以按年資加薪，有個親友滿七十歲了，在公司裡年紀最大，在同職級員工中，周薪也最多，沒有年齡歧視是另一回事，在洋人機構裡，只有他一個華人，洋職員也多不順氣，期望上位的工作，當然敢怒不敢言。親友雖然仍熱愛工作，但在兒女苦勸之下，又不想計同事事沒趣，所以才自動提出退休，不然只要有能力幹到八十歲，又要隨年資加薪了。

琴台聚客

孫浩浩

電視編劇的出路向來都很窄，但經過香港電視一役之後，更看清前路之崎嶇及險阻。以前在大台工作，縱然待遇不好，被凍薪多年，但如果真的做得不開心或想休息一下，還可以去選擇辭職不幹，休息一段時間，或者出去當自由身接freelance稿。烏倦了便知重返電視台，從來也不用擔心會不獲聘用，因為這行頭雖窄，但在香港，電視編劇的數目有限，尤其是有經驗的編劇，只要不嫌人工低，不怕無晉陞機會，雖發達無望，但亦不愁兩餐。

不過，這種情況在兩年前的挖角潮之後，就有了顯著的改變。挖角風潮令大家的薪金回復到正常水平，整個行業卻突然膨脹起來，一時間無法補充失去了的空缺，於是電視台招募了大量新人，可是這批新人都欠缺經驗，未能即時擔當大旗，於是惟有重召舊人入伍。那些舊人有的是在電視台以外做開freelance的，有的卻已轉做了其他行業。當年他們可能因為人工低或發展不理想，於是轉職，想不到相隔多年之後，如今待遇大幅度提升，他們重新歸隊，而部分老前輩甚至在我入行之前經已轉行。換言之，他們有的已離開了編劇這個行業達二十年之久。

編劇的數量增加之後，港視卻不獲發牌，流動牌照也出了問題，從此回復舊貌，繼續一台獨大，有部分

海闊天空

蘇狄嘉

姬路城位於日本兵庫縣，是日本現存古代城堡中規模最宏大、風格最典雅的一座代表性城堡。城堡建造在海拔四十五點六米的姬山之巔，主要城郭（天守閣）高三十一米，城堡外形好似一隻高雅的白鷺，所以又稱白鷺城。

日本第一名城

建於一三三三年的姬路城，灰瓦白牆，由天守閣和小天守閣組成的城池外觀造型猶如一隻展翅欲飛的白鷺鳥，優美動人，體現了江戶時代日本最高造城技術。姬路城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奇蹟般地倖免於戰火和火災的危害，作為日本僅存的四座城堡之一，得以完整地保存下來。姬路城於一九九三年與奈良的法隆寺一起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進行註冊登記。

由神戶出發往廣島，中途短遊姬路城兩小時，可惜姬路城正進行大重修，不能進天守閣，但外苑的櫻花開得燦爛，不愧賞櫻名所，還遇到拍結婚照的日本新人！雖然不能參觀天守閣，但進入城中走到天守閣入口還是可以的。姬路城不愧為國寶，與後來重建的大阪城相比，是同等級的文化歷史遺跡。一走進姬路城，就能感受到濃濃的古蹟味，首先看到用大石頭堆砌起來的石頭城牆基座，不同於大阪城平滑規則的大石頭，姬路城的石頭奇形怪狀、做工粗糙，但非常具有歷史感，一看就讓人感覺到是古物。日本著名雜誌《歷史街道》，在一月底公布了以「個人強烈推薦：必遊的日本名城」為題，請讀者們票選十大名城，不出所料，排名第一的便是有「日本第一名城」之稱的姬路城。投票的讀者以「在這裡，時間彷彿停止了一樣。」，「除了美麗以外找不到其他形容詞來形容。」來讚揚這座城的美麗。

家兄酷似老父親

「亭亭白樺，悠悠碧空，微微南來風……」鄰舍傳來曾經風靡一時的《北國之春》歌聲。這首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日本民歌，詩賦般的歌詞，優美的旋律，舒緩的節奏，質樸的情感，傾訴般的演唱，無不感人至深，一曲《北國之春》將鄉愁唱盡。然而，最打動我的說來唱歌，既非感恩慈母的「送來寒衣禦嚴冬」，也不是思念戀人的「我的姑娘可安寧」，而是歌唱父兄的「家兄酷似老父親」。

它，讓我在惆悵中想起自己的家兄。按說，父母膝下我是長子，應該沒有「家兄」。可我們這個家族有個老傳統，即同輩一律按長幼排序，因而我又有「家兄」的。這位家兄並非別人，乃是我的堂哥衍福兄，因其乳名「杏初」，我們便都喊他「杏初哥」。杏初哥與我共曾祖父，算來我們是第四代，倘若を外戚，按照「一代親，二代表，三代就忘了」的自然規律，我們早成路人了。然而，古樸的農耕家風和人丁的百年凋零，使得「碩果」僅存的三四戶族人始終如一家，不論在漢口謀生的，還是外出扛活的，春節都必定回到鄉下過年，除夕夜的「年飯」熱鬧而溫馨，一座百年老宅也從未分割過。在血濃於水的親情影響下，杏初哥不僅沒把我忘了，而且從小就待我如親兄弟。

杏初哥很不幸，幼年失去母親（大約被歹人拐走），少年時代又喪父，十幾歲就跟着他的「二叔」（即我的親伯父）到漢口五碼頭鞋舖當學徒。我十歲那年曾被牠領着去漢口，到他住的地方看過。那是店堂上的閣樓，空間狹窄，氣味難聞，嘎嘎作響的樓板上鋪着爛稻草，稻草上亂扔着一床破被，墊的是它，蓋的也是它。後來，在我伯母（他「二嬸」）的竭力張羅下，總算勉強成了家。其時，鞋舖早已公私合營，他也成了布鞋廠的一名工人。

原本工資微薄的杏初哥成家後，隨着兒女們的相繼出世，日子過得十分拮据。當然，在那個年代，過窮日子的不止他一人，這沒什麼可說的。問題是清貧的生活並沒有改變他的善良秉性。他學的是上鞋，手藝頗有口碑，常有窮街坊鄰居請他幫忙上鞋。他一針針，一線線，為他們付出了大量的業餘時間和心血，卻從不肯收人酬勞。那個時候的「酬勞」說來令人唏噓，無非糧票、布票、肉票、豆腐乾子票之類，誰家都是緊巴巴的，哪裡會有多餘？所謂「多餘」並非用不完，實乃無力購買啊！而這些票證，是可以拿來換東西，也即當貨幣流通的，他怎麼忍心收這些窮街坊的酬勞呢？以今日之「市場經濟」觀念看，我的家兄或許迂腐了些，真的，一切向錢看，唯利是圖，良心上櫃，你有什麼放不下的呢？但是，他就是不肯去動這個腦筋！

對街坊如此，待我這個堂弟就更叫人感動了。「文革」初期停課鬧革命，糧食定量不夠吃的我就經常跑到他廠裡去打秋風。儘管自己提襟見肘，但每次只要我一去，他必定一番款待，不是粉蒸肉，就是粉蒸排骨。那可是當年百姓難得一啖的珍饈，誰見了不直嘖口水啊！他從食堂端來飯菜，自己捨不得夾一筷子，只坐在旁邊，縫縫着眼睛看着我狼吞虎嚥把飯吃完，之後還要關切

地問我吃饱了沒有？此類場景，只曾在家父（杏初哥喊他「叔叔」或「三叔」）身上出現過。他清楚「三叔」家的光景舉步維艱，便將自己節省下來的工作服、手套、棉鞋、鞋墊等不聲不響地送到我手上，供我禦嚴寒，度飢荒。

「我自己吃了沒文化的虧，你要好好讀書呵！」沉默寡言，說不來大道理的他經常這樣叮囑我這個當兄弟的。為了支持我求學上進，他把自己當先進所得的鋼筆、日記本等獎品默默送給我，還將自己訂閱的《支部生活》雜誌特意攆起來留給我閱讀。

而今，家兄故去多年。這些涓涓滴滴的往事，既不驚天地，更不泣鬼神，時間上也過去了近半個世紀，但它們卻始終縈繞在我心頭，原因當然不言而喻：無論思想上行動上，也不管物質上還是精神上，作為兄長，杏初哥都對我盡心盡責，傾其所有。俗話說「長兄如父」，身世苦難，地位卑微的杏初哥以自己的綿薄之力，不斷踐行着這句鄉土氣息濃郁的百姓經典。因此，「家兄酷似老父親」也就格外打動我，不論何時，只要一聽到這歌聲，我就難免動容。它，又讓我在鄉愁中想到了自己。

我也是位久居都市的「家兄」，儘管自己仍處在相對貧窮階段，但比起當年的杏初哥來，確乎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在我們這個以「耕讀傳家，詩書繼世」為追求的家庭裡，與家兄杏初哥相比，我的踐行連自己都已甚覺汗顏。雖然對生活在故鄉的舍弟曾不時略有些資助，但多半也是為了自我解脫，就像魯迅先生在《一件小事》裡自嘲的那樣：皮袍子下面藏着「小」。而且，實不相瞞，儘管受教育的程度比他高很多，書讀得更是比他多得多，冠冕堂皇的漂亮口號也

是駕輕就熟，張口就來，但我還真沒他那份質樸厚道自甘清貧的境界。

「長兄如父」闡釋的既是親情，更是義務和責任。儘管歷史上和現實生活中不乏充滿齟齬乃至血腥的兄弟鬩牆，但那畢竟不為人齒，即使大獲全勝，又能如何？著名者如備受推崇的李世民，還不是諱莫如深！因此，「長兄如父」實乃人心所向，借用一句時髦話說，是主流意識，是核心價值觀。廣而言之，它是中華文化範疇裡的「中國夢」。能不能做到「長兄如父」，願意不願意盡那份義務和責任，不論對個人還是對民族，都不是一件小事，道理也是「你懂的」：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

「長兄如父」如同官員常掛嘴邊的「為人民服務」樣，雖寥寥數語，出口不費吹灰之力，但要真正踐行談何容易！僅有願望肯定不行，還需要克服私念，尤其需要一點排除干擾，衝破「細胞」內外阻力的擔當。否則，不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便是葉公好龍，或者光打白條，甚至沽名釣譽。不需要多說，能不能做到「長兄如父」，眼下其實就是一種家國情懷的拷問！



電影《美國超人夢》中的一對兄弟。

為台灣新一代的導演鼓掌

七嘴八舌

小臻

睇完台灣電影《KANO》，明白它為何能在台灣票房順利突破三億台幣大關，成為今年首部突破三億票房台片。同時感覺台灣電影重生確有道理，近年來台灣電影無論口碑票房都不俗，整體來講新一代的台灣導演水平肯定比香港新一代的導演高班，頗具內涵和國際視野，俗點說就是上得「大枱」，這句話可能令到香港新導演聽來不爽，但是事實。

楊德昌、侯孝賢時代的台灣電影，大家都覺得題材很沉重常是悲情故事，李安的彈起與火紅令台灣電影變得優雅、輕鬆了。李安導演風格受美國導演影響更深。就講《KANO》一片，電影的製作團隊監製魏德聖、黃志明，導演馬志翔，他們是繼《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之後再拍《KANO》，內容是台灣故事，不過表達手法很美式。他們重現了一九三一年嘉農棒球隊經過過關斬將，贏得全島冠軍，代表台灣去日本征戰甲子園的熱血故事。內裡有愛情、親情、友情、男子漢的激情；男主角曹佑寧很受歡迎。

監製導演的野心是將宣揚「從運動中體會人生道理，輸贏沒有這麼重要，只要你盡情發揮」的精神，再延伸上「愛台灣」，更希望鼓舞、激發台灣人的自信，因為目前的台灣人「最缺乏的就是自信」。他們希望《KANO》帶出台灣雖然很

隨想國興

馬奎斯

馬奎斯的逝世令我想到前陣子內地流行的穿越劇。拍穿越時空的連續劇，看起來很容易，因為要到哪個時代就到哪個時代，劇情可以用一條主線就發展出不同的副線，只要都和主線的情節相關聯，便可以任憑想像了。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對於電影迷來說，這不算好看電影；但對時裝迷而言，顯然不會錯過一代時尚大師傅記電影《聖羅蘭》。何況，聖羅蘭的地位是超越時裝的。在祖家法國，他是國寶級人物，在國際上他更是一個勇於挑戰傳統觀念的潮流創造者和文化革命者。

他在時裝上的成就不但影響一代代設計師，也是對藝術家和女性的尊重和解放。但我看這部電影，倒不是衝着他的時裝而來，而是他的愛情故事——兩個男人如何從相遇、相愛、生活上的相互扶持到事業上的合作，共同創造了影響世界的時裝王國，為後人留下一個個經典造型。

時空穿越

我以前曾經想過，寫一個武功很好的現代俠士，任意穿越時空，去和那些武俠小說中武功高強的人過招。比如穿越到宋朝末年，去會一會郭靖郭大俠的降龍十八掌；再會一會楊過的黯然銷魂拳，以及老頑童的左右互搏。又可以穿越到古龍的武俠世界裡，去試試能否躲得過李尋歡的小李飛刀。

曠世天才的愛情

在傳媒某位總編輯調職而引起該媒體員工抗議新聞自由受到壓迫時，我就想到穿越到上世紀的六十年代。那時的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的瑪嘉烈公主到訪，在九龍啟德機場乘坐搭嘉蓮夫人號輪船前往港島的皇后碼頭，英國海軍特別鳴放二十一響禮炮以示歡迎。那個時候，有個年輕的小伙子就是在抗議的報章內工作，他下了個標題：「打炮廿一響，送個妹過海」。由於標題中如果用潮州話去讀，有不雅的嫌疑，老闆便要把它年輕的編輯降職。如果在現時的環境，這年輕人會如何？會和編輯有主？

我想像自己當時穿越到這個年輕人的辦公室，看到他正在拿着鋼筆下標題，便想告訴他，這樣的標題等四十七、八年後才下吧，因為那個時代他會默默被降職，而四十多年後他卻會成為英雄，受到網民的愛戴和擁護。

從穿越去看現代，會有不堪回首的感覺，還是會覺得現代人過分瘋狂？

這些雖然不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兼鏡頭，但大師一生的精彩片段太多，電影的主題卻放在聖羅蘭及其生意拍檔皮爾貝格（Pierre Bergé）的感情上，描繪他們由一九五七至七六年間的情誼及其奮鬥經歷。

電影讓人看到一代大師風光背後的脆弱，成功之下的狂躁、憂鬱，以及浮華後面的糜爛生活。出生於富裕家庭的聖羅蘭自小受母親啟發愛上時裝，並很早就流露出與別不同的才華，二十歲就成為當時紅遍全球的時裝大師 Christian Dior 助手，翌年更因次子突然心臟病逝世而接掌其高級時裝設計主帥，獨立推出首個系列即贏得喝采。

然而，突如其來的服役役消息令他陷入恐懼，並因此精神崩潰，其後在工作壓力下，病情反覆，情緒長期波動，兩人的友誼和愛情也面臨一次次的挑戰，當中夾雜着背叛、妒嫉等情感糾葛。皮爾貝格曾說：「伊夫一年只快樂兩次，就是春季及秋季的時裝秀。」

性情不羈的曠世天才才懂得理性包容的愛人拍檔照顧，譜出一段俗世真情。